



网站导航

- ▶ 通知公告
- ▶ 文章首发
- ▶ 中心动态
- ▶ 学术交流
- ▶ 研究成果
- ▶ 学界视野
- ▶ 考古发现
- ▶ 研究资料
- ▶ 在线视频



搜索

关键字:



搜索帮助



学界视野

您的位置：首页 >> 学界视野

清華簡《楚居》研讀札記

作者：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

清華簡《楚居》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。清華大學學者用出色的整理工作為學界提供了一份很好的釋文（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壹）》，中西書局，2010年12月，180~194頁）。我們在粗粗研讀之後，草成此文，提出几則淺陋的意見，向學者們請教。文末附錄的《楚居》釋文以整理者的釋文為底本，在此基礎上，略加補充。原釋文在注釋中讀出的字，如無問題徑在正文括注；原釋文的少數體例不統一處，徑作統一，此不再一一說明。





簡1~2: 爰^爰 (得) 妣^妣 (列)


^妣，整理者指出：^妣字在上博簡《容成氏》一六號簡中讀為“癘”。

按，“妣某”、“婦某”之“某”多為女子之國族名。我們懷疑“^妣”讀為“厲”，“妣^妣”為古厲國女子。整理者已指出“^妣”在上博簡《容成氏》中可讀為“癘”。“癘”、“厲”同聲符，“^妣”可讀為“厲”從音理上看沒有問題。“厲國”又作“賴國”，一般認為與古部族“厲山氏”（又作“列山氏”、“烈山氏”等）有關。這個部族是隨棗走廊一帶的土著。（相關論述可參看徐少華《古厲國歷史地理考異》，《歷史地理》第19輯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，收入其所著《荊楚歷史地理與考古探研》，商務印書館，2010年，12-26頁。）簡文所述穴畚（穴熊）遷徙到宗京之地並娶^妣，或許反映的就是楚先民與古厲人通婚的情況。“京宗”，整理者認為並與之通婚，是很有可能的。“京宗”整理者疑與荊山之首景山有關。荊山是漳水發源地，與古厲人活動的區域相去不遠。又，此“京宗”也有可能在今湖北京山一帶，其地有京源山，或與“京宗”有關。

簡3: 𠄎 (巫) 𠄎 (咸) 𠄎 (該) 𠄎 (其) 𠄎 (脅) 以楚

整理者原釋文作“𠄎 (巫) 𠄎 (并) 𠄎 (該) 𠄎 (脅) 以楚”，讀“^𠄎𠄎”為“并該”，取并合包裹義。整理者又認為，或釋“^𠄎”為“^𠄎”，讀為“緘”。

按，所謂“^𠄎”字作形，與甲骨文等形合，象以戈殲滅眾人形。此字形戈援筆劃位於兩人一身與其相交，保留了相對原始的形態。兩人上的橫筆，應看作飾筆，與“并”無關。上博簡《性情論》簡8“皆”字作，是為證。因此，此字當以釋“^𠄎”為是。我們認為“^𠄎𠄎”當讀為“巫咸”。

^𠄎小篆作，《說文》：“^𠄎，……古文讀若咸。”整理者以“^𠄎該”為動詞，恐有不妥。文獻中“巫某”常見，如巫彭、巫抵、巫陽、巫履、巫凡、巫相等，而少有徑稱“巫”者。“巫咸”見於楚地文獻。《楚辭·離騷》“巫咸將夕降兮”，洪興祖《補注》：“巫咸，古神巫也。當殷中宗之世”。

簡4: 思(使)若(都) 葬(噬)卜遷(徙)於壘(夷) 屯(屯)

壘屯, 整理者未破讀, 認為當即史書中的丹陽, 近於都。

按, “壘”當讀為“夷”, “屯”讀為“屯”, 指土阜, “屯”和“陵”意思相近, 《莊子·至樂》: “生於陵屯, 則為陵鳥。” “壘屯”或即“夷陵”。與丹陽亦近。《史記》、《戰國策》記載秦將白起拔鄢、郢, 燒先王墓夷陵, 至竟陵。可見夷陵有楚先王的墓地, 且位置在鄢、郢、竟陵一帶。

這正與簡文記載楚先人曾徙都“壘屯”相合。一說讀為“窀”, 與包山簡58號簡“宣王之窀州人苛求獲”等聯繫, 林滙先生將包山簡此字隸為“窀”, 指出即窀窆之窀, 為厚葬的大墓(詳參林滙《讀包山楚簡札記七則》, 收入《林滙學術文集》, 文物出版社, 1998年)。此說於字形上聯繫更直接。

簡4: 為枝(榭—便)室=(室, 室)既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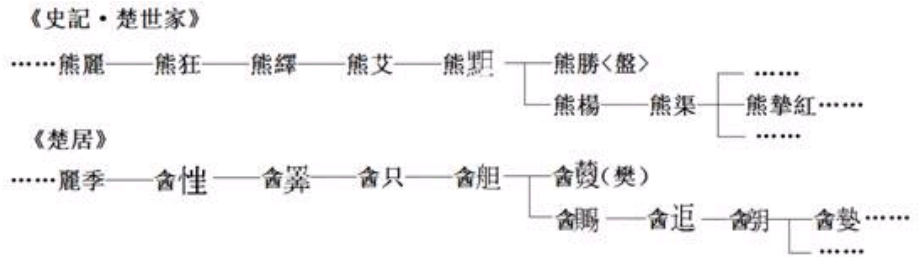
整理者指出枝字所从即《說文》古文“鞭”, 全字即見於《墨子·公輸》、《玉篇》等的“榭”字, 《漢書·司馬相如列傳》注“榭, 即今黃榭木也。”

按, 簡文之“枝室”大概就是漢以後文獻和考古發現所見的“便室”、“便房”。關於“便房”的解釋, 一直存在較大分歧, 其中比較普遍的觀點認為“便房”是指用榭木做的棺房, 但隨著新的考古資料的發現, 已經有學者糾正了這一觀點, 認為“便房”襲自先秦喪葬和虞祭制度而來, 是祭祖安神, 舉行祭祀活動的場所。較新較詳細的討論可參《考古與文物》2010年第3期高崇文《釋“便椁”、“便房”與“便殿”》和蕭亢達《“便房”新解》兩篇文章。簡文記載“枝室”正是楚人用於祭祀的場所, 和祭有關, 為上述觀點提供了更早的文獻證據。此外, 第三則札記中已提及文獻中有白起焚燒夷陵楚先王墓的記載, 而簡文“壘屯”、“枝室”同見, 恐怕不是巧合。

簡5: 至畬只、畬胆(黜)、畬馱(樊)及畬賜(錫)、畬迨(渠), 非(盡)居壘(夷)屯(屯)。畬迨(渠)遷(徙)居發漸。至畬朔(艾)

整理者指出, “朔”是雙音符字, 楚簡中或讀為“孽”。整理者認為畬朔或即《楚世家》熊渠長子康, 又稱毋康, 亦即《索隱》之熊翔。翔、康陽部, 朔為月部, 月陽同轉, 音近可通。

按, 此說恐不可信。我們認為“畬朔”就是《史記·楚世家》所載之“熊艾”。簡文所載世系與《史記·楚世家》世系比較如下:



兩世系表中其他楚先王皆能對應, 只有《史記》熊艾與《楚居》畬只不能密合以及《楚居》多出畬朔一人。裘錫圭先生考證³是艾之初文(參看裘錫圭:《說“𠄎”、“𠄎”》,《古文字論集》,中華書局,1992年,35-39頁)。“畬朔”讀為“熊艾”,完全密合。整理者認為,“熊艾”與“畬只”的差別係因“艾”、“只”古文字字形相近而訛。我們則認為,《史記·楚世家》應該是誤將兩位楚先王“熊艾”和“熊只”當成一(艾、只古文字字形相近或也是致誤原因之一),在原本應該是“熊只”的位置寫上了“熊艾”,而將排在“熊渠”後面的真正的“熊艾”遺漏了。

【附: 清華簡《楚居》釋文】

季 纒(連)初降於鄢(駟)山[1], 氏(抵)于空(穴)窳(窳)。造(前)出于喬(驕)山, 亳(宅)尻(處)爰波(陂)[2]。逆上洲水, 見盤庚之子, 尻(處)于方山, 女曰比(妣)佳, 秉茲銜(率)【1】相, 罍(曹)四方。季 纒(連) 罍(聞) 元(其)又(有) 罍(聘), 從, 及之盤(泮), 爰生 綰(伯)、遠中(仲)。 媯(毓)[3] 糞(徭)羊(祥), 先尻(處)于京宗。穴畬遲(遲) 遷(徙)於京宗, 爰 嬰(得)【2】妣 馱(列), 逆流哉(載)水, 卑(厥) 瓶(狀) 嬰(聶)耳, 乃妻之, 生 亓(叔)、麗季。麗不從行, 渭(潰) [4]自 鬻(脅)出, 妣 馱(列) 賓于天, 罍

(巫) 戩(咸) 賁(該) 汧(其) 𨾏(脅) 以楚, 氏(抵) 【3】 今曰楚人。至禽性(狂) 亦居京宗。至禽畧(繹) 與屈約(紉), 思(使) 若(都) 禛(噬) 卜遷(徙) 於壘(夷) 屯(屯), 為校(榘一便) 室=(室, 室) 既成, 無以內之, 乃檄(竊) 若(都) 人之桶(撞) 以【4】 祭。思(懼) 汧(其) 室(主), 夜而內原, 氏(抵) 今曰祭=(祭, 祭) 札(必) 夜。至禽只、禽胆(黜)、禽賁(焚) 及禽賜(錫)、禽迨(渠), 非(盡) 居壘(夷) 屯(屯)。禽迨(渠) 遷(徙) 居發漸。至禽朔(艾)、禽【5】 墊(墊) 居發漸。禽墊(墊) 遷(徙) 居旁岍。至禽緝(延) 自旁岍遷(徙) 居喬多。至禽甬(勇) 及禽嚴、禽相(霜) 及禽霏(雪) 及禽訓(徇)、禽罌及若罌(敖) 禽義(儀), 皆居喬多。若罌(敖) 禽【6】 義(儀) 遷(徙) 居箬(都)。至焚(蚡) 冒禽陴[5] 自箬(都) 遷(徙) 居焚。至宵罌(敖) 禽鹿自焚遷(徙) 居宵。至武王禽緝自宵遷(徙) 居免, 女(焉) 汧(始) □□□□【7】 福。衆不容於免, 乃渭(潰) 疆涅之波(陂) 而字人女(焉), 氏(抵) 今曰郢。至文王自疆涅(郢) 遷(徙) 居淋[6]=郢=(淋郢, 淋郢) 遷(徙) 居賁=郢=(賁郢, 賁郢) 遷(徙) 居為=郢=(為郢, 為郢) 復(復) 【8】 遷(徙) 居免郢, 女(焉) 改名之曰福丘。至皇(莊) [7] 罌(敖) 自福丘遷(徙) 袞(襲) 箬(都) 郢。至成王自箬(都) 郢遷(徙) 袞(襲) 淋=涅=(淋郢, 淋郢) 遷(徙) □□□□【9】 居嬰(睽) 郢。至穆王自嬰(睽) 郢遷(徙) 袞(襲) 為郢。至臧(莊) 王遷(徙) 袞(襲) 賁=郢=(賁郢, 賁郢) 遷(徙) 居同宮之北。若罌(敖) 記(起) 禍, 女(焉) 遷(徙) 居承=之=墊=(蒸之野, 蒸之野) □□□, □【10】 袞(襲) 為郢。至葬(共) 王、康王、孚(嗣子) 王皆居為郢。至靈(靈) 王自為郢遷(徙) 居秦(乾) 溪之上, 以為尻(處) 於章[華之臺]。【12】 競(景) 坪(平) 王即立(位), 猷(猶) 居秦(乾) 溪之上。至邵(昭) 王自秦(乾) 溪之上遷(徙) 居媯=郢=(媯郢, 媯郢) 遷(徙) 居鶡=郢=(鄂郢, 鄂郢) 遷(徙) 袞(襲) 為郢。盍(闔) 虜(廬) 內(入) 郢, 女(焉) 復(復) 【12】 遷(徙) 居秦=溪=之=上=(乾溪之上, 乾溪之上) 復(復) 遷(徙) 袞(襲) 媯(媯) 郢。至獻惠王自媯(媯) 郢遷(徙) 袞(襲) 為郢。白公記(起) 禍, 女(焉) 遷(徙) 袞(襲) 淋郢, 改為之, 女(焉) 曰肥【13】 遺, 以為尻(處) 於閼=溝=(閼溝, 閼溝) 遷(徙) 居郟=郢=(郟郢, 郟郢) 遷(徙) 居郟吁。王大(太) 子以邦復(復) 於淋郢, 王自郟吁遷(徙) 郟(蔡), 王大(太) 子自淋郢【14】 遷(徙) 居疆郢。王自郟(蔡) 復(復) 郟(郟)。東大王自疆郢遷(徙) 居藍=郢=(藍郢, 藍郢) 遷(徙) 居郟=郢=(郟郢, 郟郢) 復(復) 於郟(郟), 王大(太) 子以邦居郟(郟) 郢, 以為尻(處) 於【15】 餓[8] 郢。至愨(悼) 折(哲) 王猷(猶) 居郟(郟) 郢。申(中) 醜(謝) 記(起) 禍, 女(焉) 遷(徙) 袞(襲) 肥遺。邦大瘡(瘡), 女(焉) 遷(徙) 居郟郢。


【16】

[1] 郟山, 整理者疑即驪山。按, 包山簡237有“崦山”, 或也與此有關。(參看陳偉《包山楚簡初探》, 武漢大學出版社, 1996年, 176頁。)



[2] “爰波”整理者認為是地名。我們認為可能讀為“爰陂”, 楚地地名名陂者多見。“波”讀為“陂”亦十分常見(可詳參周波《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》, 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, 2009年, 指導教師裘錫圭教授, 248頁。)本篇簡8有“疆涅之波(陂)”, 亦是“波”可用為“陂”之證。

[3] 整理者對媯有兩種解釋, 或認為媯(毓)可能讀為“遊”, 在正文中取此說括注“游”; 或讀本字意為生育, “毓徜徉”意為生育順暢。我們認為第二種說法更優, 取後說括注。

[4] 整理者引《世本》: “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, 謂之女嬪, 是生六子, 孕而不育……”。其他文獻如《大戴禮記》、《風俗通》、《漢書》等均有陸終娶於鬼方的記載, 並認為嬪、隤、潰等是鬼方氏之女的名字。根據簡文, 我們認為嬪、隤、潰應該都是讀為“潰”, 為剖、坼之意, 文獻流傳過程中有人不明其意, 誤解為鬼方女名。

[5] , 整理者隸為“帥”, 讀為“率”。按字形嚴格隸定當為“陴”。

[6] 《關沮秦漢墓竹簡》315.24有“涿”, 用作“和”, 疑“淋”與“涿”是一字之繁簡體。

[7] 皇字作 。整理者釋皇為堵, 同時指出“皇罌”即文獻所見之“莊敖”。按, 皇是否釋為堵似可存疑, 然皇與莊的聯繫可以確定。上博簡《從政》: “小人先=(先人) 則壘戩(敵一禦) 之, [?(後) 人] 【甲17】 則暴(?) 毀之。”疑壘與  為一字。若然, 則為我們解讀“壘戩”提供了新的思路。

[8] 此字的隸定, 學界主要有“郟”、“餓”兩種意見, 相關討論可參吳良寶《戰國楚簡地名輯證》(武漢大學出版社, 2010年, 60-62頁)。我們認為“餓”說為是(此還可參黃錫全《長江中游楚國“戩郢”試探》), 參前第二則札記。

執筆：蔣文
2011年1月5日

日期：2011-3-29 阅读：1478次 来源：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



版权所有：湖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荆楚文化研究中心

地址：湖北省荆州市南环路1号 邮政编码：434023 电话：0716 8062641-8018 EMAIL: jcwzhzx@sina.com

您是本站第位访问者！技术支持：华诚网络